

在中国现代诗失语的当下,大师是缺席的,这是不以某个人或某些人的“一厢情愿”为转移的。

——黑马

·语丝

雒声老韵

2023年2月7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马文艳
责任校对 汤娜

20
沧州晚报

咨询热线：15613769979

老作家

春到运河畔

□李泽有

春是大地的向往,春是大地的思念,春是大地的期盼。

春,向来不喧嚣,不张扬,它静悄悄,暖融融,它微笑着,亲吻着,把料峭的冷风寒气驱逐,它把盎然舒适的暖意洒向人间,洒向万物,洒向运河和运河畔。

春,有自己的承诺。春,有自己的意愿。它把冰凌晶莹的运河,融得冰消水流,碧波悠悠。

远眺,河水连着天际,天际系着河水,水天一色现奇景,蓝天白云的倒影,映在清澈而柔美的河水里,又像一幅漂浮不定的,绚丽多姿的水彩画。

运河两岸,翠柳成行,它披散着,下垂着纤细娇嫩的柳枝,像俏姑娘刚梳理过的长发,每条柳枝上,生长出淡黄色一串串毛油油的叶儿,微风吹来,它便欢快又轻松地打起秋千,而它的影子,随着河水泛着一层层的波纹,像散金碎银在激流中跳荡闪烁。

红彤彤的朝阳爬上树梢,树梢顿时抛光流彩,十分壮观。

一对花喜鹊在树梢间飞来飞去,忙碌着衔枯树枝筑巢。不断发出喳喳的啼叫声。

忽然间,呼的飞来十几只体态轻盈的小麻雀,落在花喜鹊筑巢旁的树枝上,扑扑楞楞一阵追逐戏谑,把嫩绿的树叶,踢蹬得纷纷下落。

机灵的两只花喜鹊,忽然,把长尾巴一翘,喳喳叫着扑向小麻雀。小麻雀几声尖叫,腾腾地飞走了。花喜鹊双翅抖动着,又去筑巢。鹅黄色垂柳大堤,顿时,一派静谧淡雅而春光明媚。

河畔景色万千,一望无际的麦田,犹如被春铺上一层浩瀚无涯的绿地毯,它泛着流荡的碧光,散发着醉人的清香。在靠近麦田的河堤另一侧是桃树林,春给它罩上用花瓣织成的锦衣,它整齐地排列在春光里。遥望,一片妩媚动人的彩霞。近瞧,一地赏心悦目的艳花。使堤内外的浓香沁人心脾,醉人魂魄。

嫣红烂漫的桃树林旁,有一条通往堤西村庄的小路。突然,从小路另一端,开来一溜呜呜突突的三轮摩托车,车斗装满糞肥,由彩衣姑娘们开着,往桃林东侧而来。开到河堤下一拐弯,融进桃树林中。

功夫不大,从桃树林里,就传出姑娘们的歌声,“在桃花盛开的运河旁,是我们可爱的家乡,桃花红艳艳,河水急流淌,河畔风光美如画,果农的幸福日子万年长。”

李泽有

笔名梦灵,1932年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二级文学创作员。先后出版个人作品九部,达四百多万字。民间故事《金莲花》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报告文学《八十年风雨历程,七十载笔耕之路》获中共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全国征文一等奖,长篇小说《运河畔的战斗》编成评书播出。



读海

□王世江

一部无字天书
无休止地翻阅着
吟诵密音传道
当生命滚过这层层
蓝色的刀锋
你可驾驭了人生
断得了阴晴

细细思付
这注满钙质的液体呀

有一种流质可以蜕变
有一种铁质可以延绵

王世江

1949年出生,1984年在《无名文学》发表作品,同年加入沧州作协。曾在《辽宁日报》《诗刊》发表作品。

新生代

一捧沙(外三首)

□曹忠豪

陪着海浪溜达
它赠我一捧细沙
告诉我悲伤的时候
将细沙放进风里
便可朦胧整个世界

那一天
渤海湾所有的浪花
都变成了眼泪
洒上了西边
那血缎似的红霞
海鸥扑腾落的白毛
似暮春的柳絮
在波涛里零落成泥
手张开了
细沙飞扬
变成了
亲吻大海的云
变成了
醉望沙滩的树
它们很真
真到虚无缥缈
它们很假
假到触手可及
终于
我看不到世界了
只有一个海边拾贝的男孩
在沙影里
在夕阳下

在海边
风吹过了夕阳
那一夜
伤心的月亮
遇到了哭哭啼啼的繁星

你所不知道的我

生怕没时间等待
我不小心错过你
于是
我向时光贷了款

生怕你从身后来
我不能及时转身
于是
我向镜子要了眼

生怕你来了就走
我却不能留住你
于是
我向晴空借了雨

路过你的风景

夜风领了时光的旨意

在我朦胧的睡梦里呢喃
说是满天星斗把落叶织成了彩缎
挂在了弯弯的月牙上
我要去湖边看看这美丽的倒影
并且一定要拉上你
如果那倒影摇摇晃晃
我们就把它当做音符
闭眼聆听
即使这音符也踉踉跄跄

那一年
我是一个旅者
去看你澎湃如海的心潮
路过了你的瞳孔

终是冷成了雪

雪花的上辈子
一定是天河里的莲花
想是偶感风寒
落入了人间

小心翼翼落在树梢
还是压疼了
似枯未枯的秋叶
战战兢兢落在街面
还是阻碍了
似倦非倦的行人

不敢摇落树枝
怕是颠簸了
噤声的寒雀
不敢击打窗棂
怕是惊扰了
读书的少年

听说未晞的晨露
和夕阳下的湖光
可以治愈风寒
寻寻觅觅的雪花
爬上了高高山岗
邂逅了站立千年的老松
他说:我见过你
那时你叫莲花
脸上总挂着些泪痕!



曹忠豪

教育硕士,文学学士,1997年生于河北沧州。热爱诗歌,曾获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二等奖。

■创作谈

诗歌也是一路叹息

抒情性,是诗歌的显著特征。人世间山高水远,或悲或喜,然而情至尽头,却不是悲喜,而是一种无能为力,一种黯然神伤,一声长长的叹息。当我们用诗歌批判现实时,总会叹息对现实无能为力。当我们用诗歌歌颂美好时,总会叹息这美好不能久长。

那么,诗歌在无聊的叹息过后就什么也剩不下了吗?也并不是这样的,在诗歌王国里,日月星辰,

花鸟虫鱼都有了情感,它们可以和内心同频共振,可以陪着你将一声叹惋留在天地之间。而当叹息散开天际之后,留下的就是生存下去的勇气。这种勇气,就是来源于诗歌王国里的日月星辰,花鸟虫鱼,因为它们都懂你。这种共情的获得,无须向活生生的人和事去乞怜,只须用诗歌把他们召唤过来。这是诗的价值,也是诗的归宿。